

# 厭世詩人與女性

待桁譯

日本北村透谷作

戀愛是人生的秘鑰。有了戀愛之後才有人生。若把戀愛抽了去，人生又有什麼意味呢？可是那最能靜觀人生的，那最能深究人世之奧妙的詩人這種怪物，却在戀愛上作出罪業最多，又是什麼理由呢？古往今來失戀的詩人，可以說是舉不勝舉，甚至於對女性有了「莫嫁詩人」的警戒。詩人果然是無情的動物麼？不，他們的濃情很顯然是幾倍于常人，而能綢繆到底的却又沒有幾個。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歌德的鬼才，後人驚服得說他的頭是黃金，但說他的心是鉛，因為他對於戀愛沒有一點節操。那豪放的擺倫使他的貞淑寡言的良妻疑他為狂人，所以當他飄泊到伊大利的時候，有妻女的人家全都嚴禁擺倫的出入。再說雪萊，結婚未久，妻便離了他，以至于自殺；方產的幼兒，也不久便死去。那高嚴莊重的彌耳敦也曾一度的履此覆轍，就連嶙峋豪逸的迦萊爾，在他死後的遺筆裏邊，也曾表白出他一生是沒有經歷過合歡配偶的人。此外如馬耳羅，如本瓊生，若數起來，為那一個詩人的妻能夠不恐懼呢！

( 2 )

思想與戀愛是仇讐麼？若借伊莫遜的話來說，戀愛實是使思想高潔的慈母。雖然就是那些最冷淡的哲學者們，他們對於自己當年被驅逐於戀愛之猛勢裏的逍遙徘徊之少壯時的靈魂的負債，是一世還不盡的。戀愛在各人的胸裏刻着一抹痕印，在外面雖然不能看見，但確是一生也去不了的奇跡。戀愛乍一見好似是卑陋黑暗的，其實決不是卑陋黑暗的東西，沒有戀愛的人們，就好如春天尚未到到的枯樹一般，說什麼他們也是站在寂寞的地位上。但是一個人要走入人生之奧義的一端裏面，却非通過戀愛的時期不可，非把戀愛透明了不可，非把美之真實串了不可。因為在沒有戀愛的時候，社會好像是旁人的東西一樣，自己毫不掛心，一旦經過戀愛之後，世上所有的悲哀，風物的光景，一切都像從假到真，從鄰家移到我家一樣。

人們生來便有理性，便蓄着希望，便有不滿現在的性質，一點沒有受過社會的因緣所苦的，逼直伸長的小兒，是只生長在「想的世界」裏而尚沒有知道「實的世界」，可是在一世的生活裏，完全想不與實的世界相接觸，想不被牠吞抱了去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也免不了要達到「想的世界」（即純樸的世界）與「實的世界」即（「浮世」或名「娑婆」）相爭相睨的時期，實的世界是有強大的勢力，想的世界只是在尚不知道實的世界之前而能成立的，但一

且與浮世相衝，即便苦戰搏鬥也終免不了弓折箭盡以招否運，這是理之當然。這個時候成了「想的世界」的敗將，氣沮心疲，是必要求些對向以得滿足，勞力與義務常常作「實的世界」的遊軍，到「想的世界」來誘引，其他百般的事務也劍鎗相接的逼迫他，可是能夠救援他的，能夠滿足他的，終究是什麼東西呢？說來，那便是戀愛。所以因為求天之一方的美人，以至於展轉反側不能寐，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稟着男性的生理，當然要思慕女性；同時女性當然也要思慕男性，這時是把人類的價格遷到禽獸的地位去。「春心勃發而戀愛生」——這樣的話是古來似是而非的小說家們輕視了人生的事實，只縮小在他們自己卑陋的理想裏而生出來的毒弊。戀愛豈只是單純的思慕呵！因為「想的世界」與「實的世界」的戰爭的結果，想的世界成了敗將，這時可以守護他們牙城的，只有戀愛。

因為有戀愛，有理性的人們才不至於惱死；因為有戀愛，才惹起人們走入「實的世界」的慾望。高萊律支在評羅密歐與朱葉麗的文中說，羅密歐拿着他的愛，作了一個戀愛的圖案，他的第一個愛婦也不過是他的圖案的假物而已。這樣的話足可以給許多把戀愛視為獸慾而不究實性的作家們一種警誡。

戀愛能夠達到微妙的音樂的境地，這樣的境地足能使剛復的擺倫哭泣。戀愛是純潔的寶

( 4 )

玉，這樣的寶玉就是那被稱爲微妙的美術家的歌德也計劃不出來的。使那雄邁而兼優婉的但丁發出高上雄大的絕叫的最大的誘引，也是戀愛。一世經着痛烈悲酸生注的斯威夫特，所以能有那樣的成功，不也是因爲他有幾次戀愛的失敗麼！啊啊，戀愛啣！你既有這麼大的威權，而需要你哺養最切的詩人們，却多數都被你虐待了，這是多麼可慨歎的事呀！

東西洋的厭世家，嘲罵女性們；已成爲常事了。釋迦牟尼也曾盡力的罵過女人，莎士比亞也常常吐出嫌惡女人的語氣。我們的幸田露伴在他的一口劍裏，巧妙的作出阿蘭那樣的女性，發揮了作家的哲學思想；並且又在風流悟文中，詳細加以解說，這是使我最驚服的地方。蓋女性是富於感情的動物，而詩人們也是感情豐富的，就可以說是一「男性中的女性」。在深夜中弄着火器驚駭閨中人的擺倫，不一定就可以說他是瘋子。因爲女子有時在那一點看來，是偏狹迷頑的東西，而詩人有時也免不了有這同樣的缺點；因爲女性是優美纖細的，而詩人在他們的思想上也優美纖細的。當着詩人迸發豪逸雄壯的詩句的時候，只有優美才是需要的成份，自然也免不了與女性相同。此外在生理上，若詳細檢察詩人的性情，他們的神經質，他們的固執，以及其他與女性類同的諸點，真是舉不勝舉。這是否因爲同性相忌的道理，而遂不能彼此綢繆相處呢，還是有別的原因呢？這裏我有我的見解，寫出來請問于識

者。

不能合歡綢繆已經是一般詩人們的事實了，而其中又要厭厭世詩人們爲最甚。原來在人們的生涯中，自從經過思想的萌發之後，他們便希冀善美，而嫌忌醜惡，這是自然的道理。可是對於世界不熟識的，對於世界的深奧處不能貫透了的人們，初遇見實世界一切的紛擾與不調和，便感到所有的一切與自己最初的理想都有許多齟齬。所以實世界的風物，也不知怎的使人覺着十分慘惻。在智識與經驗相敵視及妄想與實想相戰爭的少年的時候，對於浮世易起怪訝與厭嫌之情，這可說是當然的結果。人不是生下來便知道義務的，人不是生下來便知道道義的，義務與道義是雙對的東西，非要人們能夠透視了社會，明見了「自我」之後，才能够開始了解。不能認識義務與道義的純樸少年們的思想，一開始接近這複雜難解的社會的秘奧，誰能夠在這時候不種下厭世思想的胎呢？用誠信是能戰勝厭世思想的，但是誠信真是一件最難的事。就連保羅那樣的聖人，尙且還免不了要嘆道：「啊！我是罪人哪！」他是一個最知道厭世真相的人，而尙且如此，所以若有人能以誠信戰勝厭世，那真不是平凡的人了！像保羅那樣的樂天主義，算是解脫後的樂天了，他會有這樣的詞句：「所有的自然都是妙術 不是你能了解的；所有的偶然的事，後邊都有他們的動力，也與你無關；所有的不

( 5 )

( 6 ) 和，而又調和了，也不是你所能理會的。你既然承認那一部份是壞的，你不要再問他的全部了，不要爲誤理所迷惑。大凡能夠得到一個真理的透明。便不要再留下問了，不要疑問了，他一定是善的。」大凡像這一類的話，是說人世的威壓，除去以自力排除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這樣的話都是經驗的結果。沒有經驗的思想，要想得到這樣的解脫是完全不可能的。

既然用誠信勝不了厭世，用經驗也破不了厭世，那麼這些純一理想的青年人們，就應該把實世界一切的現象都看作假相不可壓？當然不可。裏邊沒有一件是偽的。並且還有連死都不能奪去的那樣誠實忠信的東西，是什麼呢？這便是戀愛。就是一般生來富有鬥爭血性的人們，一旦走入了戀愛的境域，也會變成一個很平和優美的人，在不知不覺之間他就被一個女性圓滿的調化了。情人們相對的時候，天下沒有強敵，一切的不平與不融和都被真美的天使所替代了。

足以成爲蹂躪少年思想世界的地方是非常多，尤其是所謂一般詩人們，當他們想像的腦髓最盛壯的時候，實世界一切的攻擊他們都有忍耐不了的樣子，這真是沒有方法的事實。更何況那些把沈痛悽惻的人生只看爲穢土的厭世家們，他們怎麼能夠在許多地方不仰望着戀

愛，他們怎麼能夠不把戀愛比一切實事物更重大的看待呢？戀愛不只於是現在的。有一部份是屬於希望的；也就是希望對方能成爲自己的人，能成爲自己的慰勞者，能成爲自身的一半。厭世家對於現世沒有別的希望，如同金錢利祿固然不是他所希望的，即天子的王冠，鐵道王的富榮，他也絕不希望的。所以厭世家與現世的希望是冰炭不相容，可是獨有戀愛領有一種祕訣，可以深入厭世家們的呻吟的胸裏；最奇怪的事，他們在戀愛之中却放着好多希望，「情」這種東西是不使你有一刻安靜的，只要一走進去，心中總是被擾亂着，更何況平生最易於激昂的厭世家們，在實社會裏遭了挫折，而反被戀愛的奇異的魔力所戰勝，這時他舉起全身心而做了情的奴隸，不也是很明顯的道理麼？

( 7 )

一旦世界把我們犧牲了，同時世界也就變成了照出我們的「自我」的明鏡了：男女相愛了之後，才能開始了解社會的真相。到那時就連一個細小的昆蟲，也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能離開我們可以自動的。在人類相集的社會裏，要相依託相擁抱之後才能維持建設社會的這種道理，我們非登上「相愛」的第一階是不能了解的。一個人獨棲的時候，沒有完滿了社會一份子的要素；倆個、相合了之後，才算社會的一份子。這時我們才能由社會而看出「自我」來。

( 8 )

男女既合而爲一，晨曉的空中所動着的浮雲，也好像有了臉面；森林中老鳥的鳴聲，也好像有了音調；昨日的過去，好像是幾十年的往昔；今日的現在，好像是能延亙數代的實存。直到現在與你無緣的社會，現在也逼近你來了；直到現在所未曾深念過的儀式與義務，現在也都急速的推到你身上來了。突然把你的境界變換了，從無形之中使你入到有形，從粗心使你入到細心。社會組織的網繩把你繫住了，把你的不規則換上規則的。總而言之罷，是把你從「想世界」裏擄到「實世界」來；是把你與「想世界」的關連打斷，而把你縛束在「實世界」裏。借用風流家的話來說，便是婚姻把你俗化了。可是這種俗化，才是真正使你站在人生中的正當的地位。自從人們得了這種正當的地位之後，才能了解對於上帝的義務，對於人類的義務以及先前所認爲爛熳之花的道義。所以婚姻的俗化，正是把人們真實化了，減去他的妄想，加重他的實想，以做他走入人生的「正午期」之基礎。

厭世家們對於戀愛較常人們之更爲激切，已如前所述。可是奇怪極了，戀愛是那樣的容易眩惑厭世家的，而同時又是最容易使他們失望的！本來厭世家們是不能遵從社會規律的動物，也便是他們不能拿社會作爲自己的家，所謂 *I love not the world, nor the world me.* (我既不愛社會，社會也不愛我。)；一切繩墨的規矩也不能使他們掣肘的。更如 *My pleas*



*we is not that of the world etc.* (普通的快樂不是我的快樂……) 一句話說罷，在他們所罵爲穢土的婆婆之上，他們沒有組織社會的資格。所以抱着許多希望，抱着許多想像，而走入婚姻之結合的他們，簡直是等於蹈入敵地一般。他們在這個明鏡的裏面，他們的真影越照的清楚，同時他們厭世的度數也越高，是因爲婚姻的快樂的力不足引導他們走進樂天與誠信的道路。

他們對於實世界只有厭離，絕不會在人世上有什麼羈束。婚姻是使他們更嫌厭社會，更背反義務，生出更多的不滿。所以最初抱着過分的希望的結婚，結果得到過分的失望，慘然夫妻不能相容，得到悲劇的收場。

( 9 )

女性是感情的動物，與其說她是愛，不如說她是因爲被愛而才愛；與其說她是造愛，不如說她是酬愛；這樣才是她真正的地位。她們好似藤蘿纏在樹幹上般的，倚靠着男性，男性的一舉一動，支配着她們的一憂一喜，她們是完全受着男子們愛情的左右。可是不幸每當她們看見男子對於自己有了嫌忌的樣子，她們的內心便生出疑慮嫉妬恨苦。在這樣的時候，男子們若不是改了從前的態度，那真誠的愛情，便終免不了有意外的結果。可是在這時候你們想，那對於社會有深厭的，那充滿了破壞思想的，那不能擔負世俗的義務與道德的厭世家

( 10 )

們，如何能與女性們想調和呢？

詩人是一個頑固的東西，當他在世路上不能闊步的時候，他只有逍遙於自我的小天地內。一旦若再奉了厭世主義，他的自造的小天地與實世界的懸隔也愈遠了。因為婚姻而把他們擄到實世界裏來，他們覺着自我的小天地日漸狹窄，在先所認為是理想的牙城的戀愛，到了這時也變成最可忌的愛縛，束着自己，所以釋迦牟尼罵道：「惑哉，肉眼！吾今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也！」還有：「其內甚臭穢，外為嚴飾容。」還有：「含毒螫劇，如蛇與龍！」還有：「婦人非常友，如燈焰不停；彼則是常怨，猶如畫石文。」東洋厭世教對於女性起了這樣的積冷遇的弊已經是很長久很長久的了！

「婚姻與死」是自從能說話的幼兒時候起，直到入了墳墓為止，永是兩者相提並論。這是伊莫遜的至理明言。挾着教科書上小學校去的幼兒，見了同學的少女們便發羞，以及看着童話書，便想着戀愛，都是人生應有的順序，正當的戀愛與正當的死，這是人間同一的大法。人們因為戀愛而能得到理想的聚合，因為婚姻而由「想世界」被捉到「實世界」來，因為死而又脫離開「實世界」與「物質界」。本來人們在戀愛的開始，都各自有一個理想的愛的圖案，一旦找到了對向的女性，愛情便漸漸的發達，可是發達的結果，到了「狂愛」的最高

度。不久又落低，到了「靜愛」爲止。這種「靜愛」對於厭世家們是一種極難負的重擔，所以中折了合歡之情，也是他們在所不惜的！擺倫離開國的時候，在他的咏歌中：「誰情願圍在妻或者情人之間，真事般的流着空淚傻鬧呢！」這實在是暴露出厭世家的真心事了。我們若再讀他的寄語夫人一篇，真使我們想，在英國那樣兩性關係嚴格的國家，而他仍發出那樣的話來，實足以窺入詩人的胸臆了。

啊啊，不幸的女性們喲！你們在厭世家之前，你們是優美高妙的代表，而同時也便是污穢的俗世界的暴露者。這也便是他們嘲罵你們的原因，也便是冷遇你們的原因。終生飲着淚，在夢醒後的人生的夢裏，思郎且恨郎。甚至於愁死也多得很呢！「戀人們識了破綻彼此相別之後，雙方的將來便好似賦與永久的冬夜一樣。」這是詩人擺倫的自白。

北新書局

出版的

新書

進化論

化

概

論

此書係美國

郭兒探原著

，凡關於進

化，遺傳，

優生……等

問題，討論

得十分詳細

，共分二十

六章，內容

充實，譯筆

淺明，用為

高中教本，

為最相宜。

半

四角

每冊實價

張百良譯

美國 Coultter 著

# 十日糊記

楊 騷

(7)

今天有一位新從中國來的新客找我，他問我這邊的商人的程度如何？熱心於公益事業麼等等。他是想來捐一點錢回國去建築一個什麼理想的校舍的。

當時我不曉得回答他；不知道，不知道，這於我是再好沒有的接頭語，同時是再好沒有的煞尾語了。

自己在南洋兩年，雖說和商人沒有什麼往來，但總逃不脫見他們的面，因為一切都在他們的足下爬的呀。就自這個周獨力包辦的小學校說，學生有三十多個，而校董却有六十多位！由此可以想到他們——商人勢力之大大如何了。不獨這個 Gemas 的鎮南學校如是，許多許多的學校都如此，而教員只一個。說教員只用一個有點語病，好像除一個教員以外還有什麼校長或號房存在似的。其實這一個教員不但兼校長號房，而且要兼校丁，而且要萬能，教唱歌，體操，圖畫，手工，國語，英文，算術，以至什麼自然，社會……等等？這還好，但更好更難能的就是又要分做三級或四級來授課呢？有一次周因事他往，要找代他一天的功

(13)

課，我簡直不曉得如何辦。我只能夠充個校丁，上下課搖搖鈴；課中對小孩子們說故事，就充個講古師；以外還是聽小學生們的閒談笑聲，和聽自己的腦響耳鳴了！我真拜服周的精神！

閒話說，說到何時都不知底止。總之據我在南洋兩年，雖和商人沒有什麼往來，但我所認得的十個十個老牛頭馬臉豬嘴！他們說不到什自覺不自覺，固然對於錢他們不但自覺，而且互覺的啦。他們心目中都是錢，錢，錢！但有什麼方法，他們所有的就只是錢，錢，錢！雖他們也常要探聽國事，常要拿起中國近代的名人角色來做茶餘飯後的談資，有時也互相看榜樣的說幾句極蠢的憤語，但他們連不曉得地球是圓的，中國在東或西半球，而他們的生地在中国的的一方。他們雖也時時要說外國人如何欺侮我們，說時漲着額邊筋，但一在外國人的面前，却要像狗一樣地服從承奉。他們有時也肯開放着緊結着的錢袋，好像施捨似的拿出他們所有的幾百份之一給捐款的人，希望不大明瞭糊模着的祖國的對於他們沒有關係而不懂的什麼教育或實業振興，但他們做夢都不想回祖國，說在這兒給外國人保護，入外國籍，受他們雖不平等的待遇，而可以安然地掙錢，掙錢，錢，錢！實在的，他們只曉得錢，錢之所，在，他們什麼都可以不要了的向他搖尾乞憐，用種種的惡劣的甚至於罪惡的手段來求牠騙牠

的惠顧！但他們也老實可憐，他們實在很會掙錢，掙得很多很多，却不曉得這樣多的錢做什麼用，他們有的一毛不肯拔的日積月疊年堆，堆成黃金山，到了死後給在地的殖民政府充去了；有的身後留下無千無萬的錢幣給他們的妻妾婢女們作買淫用或給他們的無用的兒孫作犯罪的資料！他們死後對於以狡猾卑鄙下流的手段得來的錢，就是大概這樣的處置了。在生呢，他們有的慳吝着一個銅片不忍用地日夜對着金庫担心着看着享樂；有的就應用着自己雄厚的資力而無惡不作了；還有一小部份聰明一點的，他們就拿出一小部份的紙幣回國，借個什麼名回來做什麼公益事；譬如辦學校啦，賑什麼災啦，……等等這些這些。他們的聰明是要利用這些社會給與他們的名譽來做自家商賣的招牌呢！到他們目的達了，名譽有了，商賣因是更發展了，他們就不管他們所辦的是怎樣的一個學校或什麼什麼，甚至於要頑着他們固陋不堪的頭腦，對於自己願已償了的招牌，就是說對於他們所辦的學校或什麼什麼施種種的威嚇，提出種種悖逆的主張，大斧闊多的吆喚，皇帝將軍然地獨斷自裁。但該死也一半在乎替他們掛招牌的那些更下流的奴才呀！

8,18.

( 16 )

( 8 )

我已決心回國了！在這個無事做而每天要流臭汗的熱國，熱不出什麼情來！

我回去做什麼？革命麼？烏革命！他們簡直是只在絕命啦，以一種流行性感冒的惡熱來喪身！

我還是向文藝戰線這方向走罷。既不會太過白白的送死，又較近自己的性質。

且慢！想在文藝上獻點貢固然不會不好，但以現下腐敗而同時猙獰極了的支那文壇，你不怕被人家一脚踢倒壇下嘔血爬不起麼？就使以他人的情面，以自己的細心，夠得上，你的生活費與白米問題呢？你的詩句有多少美雅甜蜜，終當不得砂糖；你的章辭多麼辛，辣，苦，鹹，但終當不得調味的材料；而根本的你的感情思想以及結構有如何豐富偉大，終是當不得根本的的白米和火油呀！你想，這樣你想想，你結局就非墜落到賈文這個田地來不可。啊！賈文！單是想起這兩個字就使自己的心肝作惡戰慄！自己不是想逃避這個賈文生活，才渡過這一點藝術氣分，一點新的 *atmosphere* 都沒有的南洋來的麼？自己把一去就對於自己再不會有了的青春空浪費了兩年，流了許多汗水化作蒸氣昇天變雨落給人家叫涼快哉用，



爲的非想要避免往後生活的不安，得靜默地讀點書，專心研究，創作去的麼？自己雖不想揮霍，自己却不能安於可怕的貧窮，不能甘心蜜意地看人家坐在飛走的汽車中念書，而自己終日在米甕中撈米救一條人命！是呀，自己從來這樣生着，意識着的！但有可奈何？你身無半文，而要帶着須用半文的幾萬萬萬倍的運命，這有可奈何？結局你還須忍着一切賣文能。但是，啊！賣文·賣文，賣自己的靈魂！這是多麼矛盾而醜劣的事啊！

那麼如何？回去，回去幹什麼？留在，留在做什麼？據星嘉坡一埠就有四五六萬人的失業者，就在這個地廣人稀的小市鎮自己也會看到幾個乞食和幾位浮浪失所的兄弟，連自己靠人吃飯的醜男一個！到處行路易，馬道寬，而吃飯難，猪牢窄！自己在這兒要找什麼工作？以最窮酸的小學教員飯碗，也大家爭之若蒼蠅簪狗屎，並且要用了種種奸猾惡劣的手段相搶奪！像這種狀況，自己生來既不會作媚眼諂容，又缺一副狡黠養成的心腸的一個笨貨，往後或者要餓死在這兒的山巴裏與朽木同個運命也說不定呢！

( 17 )

終究要想個辦法。當先生是討厭極了的。或者做人家的店員夥計去？啊！但一想資本家那副尊容惡臉，舌頭先要伸出三寸長！或者當個苦力，替運輸病毒的汽船搬挑土炭？看看自己兩條細瘦過長的兩臂和一把骨骼重疊的身材，先要汗流滿頰！再不然，當個代書人，替那

( 18 )

些可憐的工人寫家信罷；當個講古師，蹲在污穢拉雜，臭氣迫人的街邊，說些什麼七俠五義，或什麼掃北征東的英雄傳給那些無智的同胞們聽罷；再不然，就，就……啊！什麼什麼都好做，總比回國賣文去不會再下流再卑鄙再醜惡痛心的！

“…… Oh, you heavy laden who at this hour sit down to the cursed travail of the pen; writing, not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in your mind, in your heart, which must needs be uttered, but because the pen is only tool you can handle your only means of earning bread! Year after year the number of you is multiplied; you crowd the doors of publishers and editors, hustling, grappling exchanging maledications. Oh, sorry spectacle, grotesque and heart-breaking!

Imnumerable are the men and women now writing for bread, who have not the least chance of finding in such work a permanent livelihood. They took to writing because they knew not what else to do, or because the literary calling tempted them by its independence and its dazzling prizes, They will hang on to the squalid profession, their earnings eked out by begging and borrow-

ing untill it is too late for them to do anything else — and then?

With a lifetime of dread experience behind me, I say that he who encourages any young man or woman to look for his living to "literature" commits no less than a crime. If my voice had any authority, I would cry this truth aloud wherever men could hear. Hateful as is the struggle for life in every form, this rough-and-tumble of the literature arena seems to me sordid and degrading beyond all others. Oh, your prices per thousand words! Oh, .....

And Oh, the black despair that awaits those down-trodden in the "rag." 自己決心回國，但自己決心不要賣文！自己，自己決心回國，但，但自己決心不要賣文！

並且又想想。現下的中國文人，他們大都要在未露面之前，先出聲的，一片惡罵的醜聲！他們大概都要先噴下口醜劣惡毒的血汁向那已得了一點聲譽的文士們身上灑，然後才把自己獨美唯妙的臉孔探出來給人歡賞。非然，好像他們是不能夠，終不能夠出頭似的。啊！墜落的文士喲！可憐的墨客喲！但是一般人只有耳朵，沒有眼睛，這是不可掩的事實。假如

( 19 )

( 20 )

你能夠東抄西襲，有錢買幾本書放在案首當顧問，說得天花亂墜，聲聲口口只管罵人，反對人，猶其是罵，反對那頂有聲譽的人。那麼，你說的不管是承了人家的唾餘口沫，或者甚至於無理，或由，純由於自己的愚蠢魯鈍，羣衆將向你致最敬畏的禮，拿月桂冠加在你可憐的頭上喇！

你想，想想，就你厚着臉皮賣文，你有胆量預先開鎗打人麼？要想你的文章賣得，你須放胆地厚着臉皮，還須厚臉皮地大着胆呀！一切的舶來品輸到我們黃帝的子孫盤據着的土地來，都要變爲名利的利器，當然 No. 10's 之劍也不能孤潔獨高。牠在我們中國的文壇上，也只好做『霸占無形的地盤』的武器——機關鎗，手流彈，大炮……等等了！

啊！好不傷心！

B.21.

(9)

『誠然你現在很貧困苦惱，但想喇，你餓麼？你凍麼？你沒得衣服遮體麼？你不但這三

必要的生活條件都不起恐慌，而且有紙煙可供你無聊時的消遣。

想想比你十倍困苦的兄弟有幾許幾許！想想你歷來叫苦的情境，許多兄弟正求之而不可得呀！

你想南洋一些有錢人都是他的運命好或搶人家的得來的麼？固然那些大資本家，是由某種的狡猾手段或騙人害人來的，但那些只比較上有點餘裕的，他們的環境都是血汗造成的呀。說一個最近的例子，就像隔壁雜貨店裏的那個當廚夫的，他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六塊錢，但他每箇月却可以剩下六塊六毛錢！爲什麼？他的東家每箇月要發兩次剪髮錢給用人們，一回三毛錢；而他連這錢都不肯花費，頭髮是自己剪的呀。又他住的是什麼地方？喫的什麼？穿的？他每天做工做工，除開廚中事以外，什麼吃力的工作都要他担任。一不適東家或較高級的同事們的心意，便要受許多的責罵，閉氣委屈。誰都瞧他不起，誰都要欺負他，而他一聲不敢出地只曉得做工，做工，除開一天吃了人家的食餘三頓之外，有時因工作過多肚子餓了，就吃那要丟了的隔時的冷飯和冷水。人家睡的是鐵床或布椅，他就隨便占了一個濕氣迫人而陰闇的壁角空地，馬馬虎虎橫下了他疲勞極了的肉體，一任惡毒的蚊子欺凌；天未曉他便要揉揉眼睛，起來作他的工作去了。人家穿的有衣有褲有鞋子有襪子，他終年只掛一條短

( 21 )

( 22 )

褲子，在炎熱的太陽下，在淫雨的當中，他總是露着那和別人一樣地是父母生下來的背脊任晒任淋呀？你想，他過的這種生活是何生活？但是他忍耐着，一切的一切的委屈苦痛都忍受着，勤儉，勤儉，將自己掙到的一點血汗錢月累年積起來，不知要經過若干歲月，然後得着機會應用他的蓄積，做一些小生意；由是，慢慢地慢慢地他就從地下爬起來了！細細觀察，可以說一般有錢的華僑大都是這樣從地獄中轉生過來的。

但你還須想，他們這些馴良的牛，到後日有錢時又是如何生活的？啊！他們仍然是克勤克儉，以身作則，要示個模範給他們的夥計，每晚要比誰都遲睡，算賬查賬結賬……等等。而每早天未亮，他們就兩目炯炯地睜開了，看看他們店中的貨物，叫喚他們貪睡的夥計，忙忙碌碌開始他們百年不換的日常工作了。並且他們穿的吃的住的和他們在最困苦時候相差幾乎分別不出來，他們依然是個刻苦馴良的牛；青年時代的經驗早把他們鑄成個永不變的鐵模型，只曉得苦不會享樂的鐵模型了……

你智識階級什麼？你雖失業着，你的衣食住都要比他們好多多呢！他不曉得你的智識還是由你的祖宗正當或不正当得來的錢買來的，你不曉得苦，未嘗吃過苦，只會想自己比人要高些，只會高談闊論，只會說不平；但你不曉得你已享盡了人間的福樂了喇！你智識階級什

麼？你聲聲口口說窮，但你從來就沒有窮過，你已經是很豐富了的！

所以，你想資本家的個個都可殺麼？固然其中有利利用祖宗的財產再得暴富的，也有用種種惡毒的計略而擷取萬金的；但其中的大部份，別處勿論，就南洋的華僑說的背後，多留着許多悲慘的努力的深痕，可以叫人流點同情淚的呀……」

昨晚在多臭虫睡床上的不省，耳邊誰在對我說了這些話，雖未必句句如是，但大意是不會差的。

真慚愧！自己雖不是什麼智識階級，更不想要比人高些，但自己却常常要說不平。自己到底有什麼理由或權利叫苦喊冤？

自己真算是失了業的人，但就好像一個高等流氓！那天和周到 *Batan Maraca* 去玩，爲的是這裏太住久了無味。什麼無味？啊！

到那邊有人請吃啤酒，有人代出旅館的一夜租金，有許許多多的勤苦的兄弟們所夢想不到的好招待，但自己却很不滿地回來了，在翌日。什麼不滿？啊：

( 23 )

這幾大在這 *Gemue* 又有什麼不如意？最少是閑着可以亂想，每天兩頓飯可以充飢！真的自己太不像了！自己儼然是個高級的乞丐！非快一點在這兒找得工作或回去另圖職

( 24 )

業不可。但細想，我原也是爲着工作才到這兒來的呀。找不到工作，沒有工作！好像是我對不起社會，又好像是社會對不住我似的……

828.

(10)

奔走了一個多月，居然也找得到一點錢，現在悶在這個臭氣迫人的三等艙裏，明天就可以到上海了！

到了上海做什麼？那裏沒有一個相識的人，雖來來往往也經過了五六回，但那裏的馬路如何走法都不曉得呢。只記得有一條大馬路和一條四馬路；因爲大馬路有先施公司，四馬路有青蓮閣，我在先施公司受過眼睛大的店員欺侮過，在青蓮閣被褲子短的女子拖過呀。

其餘我就只記得黃包車夫，因爲自己每到上海，每是靠着黃包車夫作引導的，人說上海的黃包車夫很凶，專門會敲外客腳槓，但自己不覺得怎樣利害，倒很感謝他們親切，呼一聲，就有五六輛爭來歡迎呀。



( 25 )

電車是不曉得如何坐法的，牠們在馬路中央跑來跑去，不知到底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汽車是坐不起的；這回到上海，還是妥看着黃包車夫的臉色罷。但這回，這回却和前幾回不同呀，前幾回不過是過路，前方有目的地在等我，用事只是看看風景，鬧熱；這回却是想在上海找個職業做的，第一要找誰？叫黃包車夫拖到何地？

現實漸漸迫到了，身邊還剩有四十多塊錢，這點錢在闊人不夠給茶房的小帳，在自己，任如何頑張節省，也只夠做半個月的住，食費罷。半個月以後加何？半個月以後如何？

叫家裏寄點旅費來，回家看看故鄉半灰的山水，看看舊友全白的眼睛麼？豈敢！豈敢！自己雖不想得舊友的歡迎，也不曾夢到故鄉的青翠，但老母的望兒榮歸，弱弟的祈兄相助，自己無論如何沒有胆量這樣流落地回去，叫他們失望，太失望了！上海是多麼大的一個地方，是多麼可以騙人騙己的一個所在，自己就在馬路上瞧着闊老闆少就上去討錢，有誰曉得，更有誰過問？統人間全部的財產，不過希望兩個字。管他希望是空的實的，總不要給人家失了希望就算積德。推之不給老母失望便是孝子，不給弱弟失望便是難兄了。

想自先父死後，只留下幾櫥舊書，幾間房子，一兩處的公司生理。這一點點子的遺產，因為自己在外留學六七年，把牠花盡了一大半。現在說是入社會的時候了，在別人，以前投

( 26 )

下的資本，現在盡可以大生紅利，可是自己的白米還時時要生問題，起恐慌，那兒來的紅利呢？現在到處在喊赤化，赤和紅有點連絡，或者這回歸國，赤化染身，紅利到手也說不定。但據渺茫的消息，赤化目今好像不很利市似的。赤黨不是被砍頭，便是被油燒呀！……危險，危險！

是，提起赤化，便記起這回歸國也曾帶了一封介紹書。這介紹書是一位朝鮮人給我的，他是朝鮮革命家的老前輩，和安重根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他被捉了幾回，坐牢幾次，幸而不被殺。這不被殺並不是因他的命運好，也不是因日本慈悲，却是以他自己的敏捷機巧得逃脫的呀。

他這一封介紹信是把我介紹給他的同國人某某的，在海關上辦事的一個老實誠心的朋友的。他不曉得是赤不是赤，但自己從來的生活確定是灰的；可是犯嫌疑，到上海還是不找他好了，因為一說朝鮮人，在日本便為不逞，在中國，在日下清共的中國，便是通共罷。自己想回來求職業，犯不着涉險蹈疑。恐紅利不及分，紅血已先凝身呀！

想起來，這樣自己未免太過卑怯怕死了。但我何必騙人；我本是這樣沒有胆量，貪生的！那麼怎樣辦？到上海真的做乞食去麼；做乞食也要胆量呢！回家去麼？就臉皮可鐵，心

( 27 )

腸却不能硬！那麼怎樣？結局還是賣文罷？啊！這想過了幾次了的醜事！

到上海，即刻又到H地找她去麼？啊！她！她！無日不在念的她！她到底死了呢還是牛着？她那麼多病，那麼多憂愁，那麼多傷心，又那麼高傲，那麼不肯隨人！自己最後寫了幾封信給她，總不見她的回信，是，差不多半年沒有音信了。不是她死了，便是她深恨了我的。但無論如何，假如是她死了，我這回歸國，也要找到她的墳墓哭一場，不，就在她的墓邊造一間草屋守着她哭過一生罷！假使是她恨我，我就捉到她，把我的心挖出來給她喫罷！啊！真想不得她！一想起她來，我就要發狂。又真想得她！一想起她，就把一切無謂的世間苦，人間臭都丟開了。是呀！我一到上海，馬上就到她家裏找她去罷。但她那裏會在家裏安坐着；她就是死，也是定死在路中的。那麼，我什麼地方找她去呢？記得最後她給我的信說，她要革命殺人去。但她的革命恐怕要被人殺的罷。是呀，她一定病死或被殺死了的！假如她是病死，我有什麼話說；是被殺死的，啊；那我雖卑怯着沒有胆量，我將用力擊碎這個地球！

那裏那裏，她是不會死的，她一定還生着的。她生的能力有如何的偉大，她抵抗的氣魄有如何的驚人，什麼病會魔死她，什麼人敢殺死她！她一定還生着無疑的。我一定要找到

( 28 )

她，找到她，找到她啣！

但找到她說什麼呢？想自認識她到現在已有三年的光景，雖和她常常可以見面的期間只有幾個月。但自己好像什麼也都對她說了，又好像什麼也未會說給她聽似地。不曉得她心上印上了我斷片的魂魄幾點沒有？有也好，沒有也好，自己總算再沒有什麼可以對她說了似的。假如這回找得到她，一見面，自己只有抱她痛哭。假如她不許我抱，我只有投在她的脚下流淚罷了！還有什麼可以說？要說？真有心與情是無話說無文章做的。說的話做的文不是錯誤，欺瞞，便是皮毛，膚淺。記得她聲聲口口說我不愛她不愛她，這不是可以證明我的話麼？我如何的愛她我自己曉得十分，就好像曉得她如何的愛我一樣地。爲什麼她常是要那麼悲嘆呢？或許她是太偉大了，我的愛太渺小，使她看不見？或許是。她要求的是汪洋的大海之潮，我能力只能供雨露一點之清；對着她似太陽的熱烘烘，我只是微塵似的忽明忽滅的螢光。是，是這樣罷。不然，她怎麼要那樣心痛呢？不然，她爲什麼那樣不承認我的愛呢？

心不安，一想起她總覺心不安。就我找得到她，把心挖出給她瞧，她還是不會承認我的心血是爲着她流的罷。她總說我只記得紅色的衣裳，記得桃色的顏臉。真的我曾熱狂地做過桃花夢；但桃花已隨流水流逝，我看的就是一片綠，看的就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她了，她那

裏曉得呢！

好，什麼都不要再說了罷；說的不是錯誤便是皮毛。人終久是要死的，死了什麼都干淨。假如我現在不幸急死了——我老不想死的——以後就不會再看見先施公司的大眼睛和青澀閣的短褲子了；明天上海的馬路中央也不會多我一個人在踟躕迷惑了；什麼鳥職業也不必我再求，老母弱弟也省得我來擔憂；而她，她也省我這條孤魂來搜尋了。是呀，人是要死的，死了什麼都干淨。人們不過是生在死線上的幻影罷了，終是要死的。可是知其終要死而永望生，自殺者都不能否認這句話喲！所以我老不想死，老不想死……啊！*kikkonkon*，*kikkonkon*，發沙 *kikkonkon*！船身一搖一動，好個單調的聲響喲！*kikkonkon*，發沙 *kikkonkon*！從船壁上的小圓窗望去，月色在海面微朦朧，所有的搭客都睡着了……*kikkonkon* *kikkonkon*，發沙 *kikkonkon*！好個靜寂的海夜喲！我要寫什麼詩似的；……什麼詩？未來派的詩？鳥詩？啊，我寫罷，最好題目是海夜曲！海夜曲，海夜曲喲！

*kikkonkon*，*kikkonkon*，發沙 *kikkonkon*，

發沙，發沙，發沙 *kikkonkon*，

( 29 )

( 30 )

是機關，是船擊浪浪飛着風，

*kikkon, 發沙, 發沙 kikkonkon。*

細心的船長在偷一瞬的朦朧，

困憊的水夫在作白沫的美夢，

希望的搭客醉着艙板不醒，

我呀，搖動，搖動，搖，搖動。

我看見，影約的水丘和黑闇的渺茫，

我看見，誰浮在黑浪中，*kikkonkon。*

發沙，發沙，發沙 *kikkonkon。*

啊！我看見，誰浮在黑浪中！

誰浮在黑浪中，發沙，發沙 *kikkonkon*

人子喲！正暈四更夜裏起狂風，

可是任你喊罷，『主喲！救我！』

這兒沒有異能的耶蘇拉你出浪中！

搖動，搖動，心兒跳上喉嚨，

看呀，我看見，睜開着眼孔，

我看見曉光，曉光要掙破闇夜，

微朦朧，微朦朧，微朦朧……



啊！到船頭去看月罷？看曉光，看誰浮在黑浪中，微朦朧，微朦朧……

1018夜，於伏見丸中。

# 新書四種

## 幻象的殘象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半

這是作者從去年到了杭州，直到現在所寫的短篇小說，都是西湖旁的革命青年的革命和戀愛的故事。雖然憑着客觀描寫，但從喜笑怒罵的口吻，以及遊刃有餘地刻劃的神情和動作，不難窺見一般革命青年的影子，共計十二篇，有一大部分尙未發表過，陶元慶繪書面。

## 入伍後

沈從文譯  
實價五角

這是沈君的短篇小說集，包含入伍後，我的小學教育，嵐生和嵐生太太，松子君，屠棹邊，爐邊，記陸弼，傳事兵，蒙恩的孩子，等篇，大都寫幼年及軍營中的生活，淡而有致，頗有法國小說家法郎士的風趣。

## 綠天

綠漪女士著  
實價四角

綠漪女士是博學多能的，對於中國古文學研究很深，又在法國攻讀過多年的西洋文學，今集其近作散文及小說共六篇，編成此集，大抵寫伉儷間的情愛，家庭的風趣，細膩老練，靈活生動，爲近今文壇上少有之傑作。

## 初戀

屠介涅夫著  
徐冰鈺譯

初戀在文藝上是如何嫵媚的一個題目，據說寫這題目的作者，到現在爲止，要算屠介涅夫爲最好，的確的，他刻劃青年初戀時的心情，真是恰到好處，至於情節的複雜，結構的嚴密，猶其餘事，譯筆流利生動，亦頗難得，每冊實價四角。



## 看司徒喬君的畫

魯迅

我知道司徒喬君的姓名還在四五年前，那時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課，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

這些自然應該最會打動南來的游子的心。在黃埃漫天的人間，一切都成土色，人於是和天然爭鬪，深紅和紺碧的棟宇，白石的欄干，金的佛象，肥厚的棉襖，紫糖色臉，深而多的臉上的皺紋……。凡這些，都在表示人們對於天然並不降服，還在爭鬥。

在北京的展覽會裏。我已經見過作者表示了中國人的這樣的對於天然的倔強的魂靈。我曾經得到他的一幅「四個警察和一個女人」。現在還記得一幅「耶穌基督」，有一個女性的口，在他荆冠上接吻。

這回在上海相見，我便提出質問：——

「那女性是誰？」

「天使，」他回答說。

這回答不能使我滿足。

看司徒喬君的畫

因為這回我發見了作者對於北方的景物——人們和天然苦鬥而成的景物——又加以爭鬥。他有時將他自己所固有的明麗，照破黃埃。至少，是使我覺得有歡喜(Joy)的萌芽，如脇下的矛傷，儘管流血，而荆冠上却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說——的嘴唇。無論如何，這是勝利。

後來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風景相對照，可以知道他揮寫之際，善諗熟而高興，如逢久別故人。但我却愛看黃埃，因為由此可見這抱着明麗之心的作者，怎樣爲人和天然的苦鬥的古戰場所驚，而自己也參加了戰鬥。

中國全土必須溝通。倘將來不至于割據，則青年的背着歷史而竭力拂去黃埃的中國彩色，我想，首先是這樣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夜，於上海

# 北京，我的愛人！

（也算一首抒情詩吧）

仇華年

未能免俗的『序』——假如說我有愛人的話，那末，北京就是我的愛人。屈指一計，我與她分別已經半年了；雖然音問頻通，然而却不能遣我悠悠之思於萬一！想起古往今來東四兩洋許多騷人墨客寄情懷於詩歌的韻事，不禁心癢手癢，也想磨墨蘸筆，吟上一首。不過，端的我是一個完全不善作詩的笨伯，而且從來也不會試過，這真叫我膽怯怯的羞答答的不敢下手。好在我既沒有（不敢有）想在詩壇上與什麼詩哲詩聖比美的野心，也并不想藉此掙幾文錢來混飯吃，只不過想儘我的能力表達出我這番由愛慕而思念的熱情罷了，詩與不詩，好與不好；那當然是對於我沒有什麼大道理的。我就抱了上面的這個信念，寫了下面的一首所謂抒情詩。

（一）

北京，我的愛人！

我爲了探求新生命的緣故，

北京我的愛人

離開了你來到了這所謂人間天上的南國。

或許爲你所料想不到的吧——

這裏也有的是有形的桎梏，

同時，也有的是無形的鍊錘。

呵，我所感受的，仍復是

無底無邊的偽善，空漠，和痛苦！

(二)

北京，我的愛人！

你天然的賜給我以虎虎的狂風，

賜給我以瀰漫四宇的沙塵，

也賜給我以冰天雪地的世界，

我，雖然是脆弱的我，

然而却深深的認識了你嚴正的教訓，

謹慎的接受了你甜蜜的禮物，

使我的形體健壯，內心充實。

(三)

北京，我的愛人！

不錯的現在也正是一個暴君管束着你，

弄的你一天一天的憔悴衰頹；

然而我知道你的面目仍復是你自己的真實

我將因此更加的愛你，

投到你的懷抱裏來盡量的撫慰你；

更要努力的摧折壓服你的暴君，

解救了你和我，

完成我倆神聖的愛！

——國父兼總理逝世三週紀念後一日于上海。

( 37 )

北京我的愛人

三七

# 創作小說

吶	喊	魯迅著	實價	七角
彷彿	徨	魯迅著	實價	八角
蘭生	日	徐祖正著	實價	八角
迷	記	郁達夫著	實價	五角
情	羊	章衣萍著	實價	七角
故	束	許欽文著	實價	八角
毛	鄉	許欽文著	實價	七角
趙	襪	許欽文著	實價	七角
鼻	煩	許欽文著	實價	五角
回	阿	許欽文著	實價	四角
竹	二	許欽文著	實價	四角
柚	家	馮文炳著	實價	五角
卷	事	魯彥著	實價	六角
飄	子	淦女士著	實價	二角半
朝	施	向培良著	實價	五角
愛	夢	蹇先艾著	實價	三角
不	霧	王衝著	實價	五角
昨	突	陳翔鶴著	實價	七角半
	夜	顧仲雍著	實價	二角

# 通信

## 一 被遺忘了的「三三一」

記者先生：

你怕還想不到這三月裏過了「三八」，「三一三」，「三一八」等熟知的紀念外，在這月的最後一日還有一個血淋淋的「三三一」紀念吧？不過，先生，即使你、知道也不打緊的，因為黨國要人們都還不知道呢！不，也許他們知道的，你看前好幾天國府不是召集川人協商川事的會議席上，有人鼓起嗓子爲「三三一」死難的無辜喊冤麼？假如慘案發生時他們不知道，現在總算知道了。

( 39 )

可是知道了又怎麼辦呢？今天不是「三一八」麼？去年的今日，全國沒有歸入黨治版圖的面積要多出許多，而「三一八」的週年紀念却幹的煞是有勁。再一年後的今日，可就變得厲害了：一方面是國民革命很順利的進展，奄有中國三分之二（確實與否恕不負責。）的天；另一方面是這「三一八」的二週年紀念却突然冷落極了，舉國上下不見一響一動來表示一絲一毫的紀念。——這却使神經過敏的我懷疑到人家把這個紀念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麼？不見得吧！雖然爲時已經整整的兩年，然而這兩年的時間並不久遠，而這一次的慘案震撼我們的心胸又是如此的劇烈，我相信絕對不會健忘到這般地步的。然則究竟是爲的怎麼一回事呢？記得前些時從報上見着政府有重新審定紀念日的決定，這個「三一八」大約是已經被政府取消了吧？是的，在破壞舊社會的一切的時間裏，對外應當革命的手段，所以北京的民衆們爲那由「大沽事件」所引起的八國通牒而監督安福系政府的示威遊行和請願不幸而竟遭了該政府的屠殺的「三一八」是有重大的意義的；現在破壞的時間可以說要完全過去了，我們從建設方面積極做工夫才對，那末，對外的態度也就應當顧到事實的險惡而與列強謀相當的妥協，不可一味莽闖。這「三一八」要是還發狂似的紀念起來，不要激增了我們和列強的惡感麼？乾脆把這個紀念取消了倒是最聰明不過的。更何況過去很多的破壞工作都是共匪操縱的，這「三一八」難免不帶着赤化的色彩呢！

呵唷，不得了！先生，我分明向你說「三三一」，却文不對題的寫了一長篇不相干的空話，真叫你看起有些麻煩。不過，你想我不發點牢騷又怎麼辦呢？這「三一八」不讓我們這夥閒着的下流人來無可奈何的絮叨幾句紀念它一吓子，又給誰來管呢？而況把「三一八」和我所要說的「三三一」在一起來比着說，將更使我們感到一種深沉的意味乎？



原來這「三三一」和「三一八」一樣，其釀成也是爲的一場外交案子。這件外交案子一般人都稱之爲「寧案」。先生，我想你一定知道「寧案」是怎麼一回事吧。呵！好兇惡的外國鬼子竟敢公然從他們的戰艦上開炮轟南京（現在還是堂哉皇哉的惟一的新都呢），你想那個把這個痛心的印象從腦膜上撇開呢？當然撇不開的。不惟撇不開，而且還激於義憤，下個決心要和該外國鬼子拚個你死我活。這一點不錯的，先生，連我們素號蔽塞和偏僻的重慶也捲入這個反英運動的洪流裏去了。他們先由各民衆團體共同議決於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示威大遊行，意在好叫他們見着中國民衆勢力之偉大而發抖，同時，替革命的政府作強固的後盾，好叫這一次的外交至少不至於流產。預定的三月三十一日到了，打槍場的廣場上集合了成千成萬的工人農民兵士和學生。會場的空氣極其嚴重，大家的情緒也非常的緊張。然而還未出發遊行，會場內槍聲發作了，刀也晃起來了，同時，棍棒也舞起來了。

(41)

這真來的奇突！雖然民衆們事前知道一點消息，可未料到有這樣的認真這樣的齊整。在這樣的一種危險狀態裏逃命是最沒有把握的。有的冒着跳城牆，不被跌死，就會被城外的伏兵殺死。至於小學生和女學生更無搏鬥的能力，不死於槍刀棍棒之下就要被人家壓斃或踏斃。當夜碰巧大雨，橫七豎八的屍首還殭挺挺的躺着，泥濘淹覆的血肉，幾乎認不清死者是

誰。衆屍親們聞耗之後，都冒着雨往打槍壩一帶，一壁哭，一壁摸索，在那茫茫的黑暗裏尋找他們各自的死者，以至於通宵達旦。先生，你想想這還是人世間麼？這樣的野蠻的屠殺可以公然在所謂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幟底下開演麼？重慶雖然不是北京，打槍壩雖然不是國務院門前，然而劉湘却與段祺瑞沒有兩樣。這一次的大屠殺，不是他們中一個人或兩個人的意見，而是許多將領們共同的決定；不是偶然的闖禍，其實他們並不承認是闖了一回禍，而是宿意的有組織性的白色壓迫。觀於他們曾於民情激昂時開了一個秘密的臨時特別會議，就可以證明他們是居心要屠殺民衆來孝敬他們的老板了。事後統計死者二百餘人（受傷的則不知有多少），多半是小學生和女學生，他們都輕輕的加以共產黨的罪名而強作與清黨有同一意義，希圖掩飾他們的滔天大罪，這真是太殘暴了！先生，就以清黨而論，也是四月間才有的事，難道三月間的屠殺民衆也算清黨麼？更退幾千萬步說，這是一種合法的清黨運動，然而那麼多的小學生難道也是罪大惡極的共產黨而應處以極刑麼？欲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我將見其「戾尤益彰」罷了！

這些無辜的死者蒙了不白之冤，是值得我們伸雪的。可是我們怎樣替他們伸雪呢？把主使者撤職查辦麼？去年武漢政府就幹過了，結果只是一紙空文換得一個兩下不管。現在正又

有人趁國府召集川人協商川事的機會，請求政府老老實實的把劉湘撤職查辦，看來倒像是很有點勁兒的。未知結果究竟如何。這久來不見政府方面表示，或者政府方面正在考慮吧？其實，重要的事情還多的很，要人們那能管得到這些瑣事呢？所以我終以這個提案的提案人是最不識時務的。嗚呼，「三三一」的死者，也怕像「三一八」的死者一樣，終於白死了！連博得人們知道去年三月三十一日在重慶會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似乎都不可能吧！……

先生，不是我向你誇耀我自己的話，我確是算得一個關心「三三一」的人。當我去年在北京得到這個消息時，我曾和我的朋友萍若共同寫了一篇新聞稿子投到各報去，結果各報竟不約而同的都沒有揭載。「三三一」的死者們倒霉一至於此，我真百思不得其解。莫非把這個消息宣揚出來就是替共產黨張目麼？自然我們局外人也不能保定沒有共產黨在其中發生作用，但我們至少亦須要知道這是一般民衆普遍的要求和合理的運動，不能完全就認為是亦化的。而況那樣的消息却正是報告共產黨的失敗與乎我們的勝利，正和前綫的將領們打捷電一樣的神氣呀！前幾天上海各報都爭先恐後的登着成都槍斃共產黨十四人，重慶又捕去百餘名共產黨，使我不得不佩服四川的武裝同志之努力，也使我不得不佩服上海各報比較北京各報顯出非常的進步！先生，這樣的黨國是很可慶幸的，不要悲觀吧，——假如你有點悲觀的

(41)

話。學學時髦，致你一個革命的敬禮！

周氏子於上海。「三一八」二週年紀念日。

## 二 無一入黨和全體入黨

編輯先生：

爲寶貴語絲的篇幅，我只說下面的幾句話。

申報十一日下午六鐘天津電，宣化五師一校長王家鶴呈報，自添詩書禮後，學生即無入黨者。教廳傳令嘉獎！

確實可靠的消息說：貴州省主席又是指揮，又是軍長的周西成，聞中央派人到貴州組織黨部，便電中央請發七百萬黨證，爲貴州全體人民入黨之用。

我身在首都，消息不算不靈通罷？此南北兩端的新聞傳到中段，自然已經不算新鮮了，但因我不知道新鮮的是些什麼，便也拿當着新聞傳傳了。

虎生自首都

### 三 林葉更正

編者先生：

閱語絲四卷九期劉復先生林則徐照會暎咭喇國王公文中有「從鴉片又不免要想到林則徐，因為他得罪了 Gentleman，闖下了彌大大禍，雖然他後來被 Gentleman 明正了典刑，在印度昇屍遊街，……」一段。查林則徐在道光二十一年革職，留粵聽勘，至道光三十年十月，因廣西盜劇，詔起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兼廣西巡撫，十一月二十七日則徐行至潮州病卒，事見清朝全史及李秦棻新著中國近百年史，並無在印度被所謂 Gentleman 昇屍遊街事寔。唯英法聯軍之役，咸豐七年，英人虜葉名琛，至印度孟加拉，以咸豐九年病死，所以人稱葉為「海上扶蘇。」劉先生未免一時記錯！「張冠李戴」了。劉先生的通信處，我不曉得，事關史實，所以冒昧來書請求編者先生更正。即叩  
撰安！

洛卿於寧波市立商校。三，十。

( 45 )

( 49 )

## 本刊小信

古兌先生：來稿對於陳光堯先生「簡字舉例」的惟一的響應「關於簡字舉例所改大學經文中文字的討論」，本來極想登載，但因為文中許多字體，為鉛字所無，現刻又刻不好，所以只得割愛了。抱歉之至。

勉之先生：來稿「牛歌」本來擬即登載，但因為所附「春牛圖」是紅紙底子，不能照相製板。想用日光褪色法，貼在記者玻璃窗上，連晒七天，毫無效果。現已決心用水一洗，看如何。萬一連紙洗爛，那就不能登了。倘有白紙印的，請寄給一張。但怕未必有罷。

三月二十一日。 旅滬一記者謹啟。

## 在上海的魯迅啟事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從開明書店轉到M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別後，多久沒有見面了。前蒙允時常通訊及指導……。」

我便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我不在杭州，已將十年，決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別，所以她所看見的，是另一人，兩禮拜前，蒙M女士和兩位曾經聽過我的講義的同學見訪，三面證明，知道在孤山者，確是別一「魯迅」。但M女士又給我看題在曼殊師墳旁的四句詩：——

「我來君寂居，

喚醒誰氏魂？

飄萍山林跡，

待到它年隨公去。

魯迅遊杭 弔老友

曼殊句

一，一〇，十七年」

( 47 )

我于是寫信去打聽寓杭的H君，前天得到回信，說確有人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就在城外教書，自說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銷了八萬部，但自己不满意，不遠將有更好的東西發表云云。

在上海的魯迅啟事

四七

中國另有一個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魯迅，我是毫沒法子的。但看他自敘，有大半和我一樣，却有些使我爲難。那首詩的不大高明，不必說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說「待到它年隨公去」，也未免太專制。「去」呢，自然總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隨」曼殊，却連我自己也夢裏都沒有想到過。但這還是小事情，尤其不敢當的，倒是什麼對別人豫約「指導」之類……。

我自到上海以來，雖有幾種報上說我「要開書店」，或「游了杭州」。其實我是書店也沒有開，杭州也沒有去，不過仍舊躲在樓上譯一點書。因爲我不會拉車，也沒有學製無煙火藥，所以只好這樣用筆來混飯喫。因爲這樣在混飯喫，於是忽被推爲「前驅」，忽被擠爲「落伍」，那還可以說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個「魯迅」，替我說教，代我題詩，而結果還要我一個人來擔負，那可真不能「有閑，有閑第三個有閑」，連譯書的工夫也要沒有了。

所以這回再登一個啟事。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作「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